

B.B.

Bergdorf
Blondes
Plum Sykes

公主

B.B.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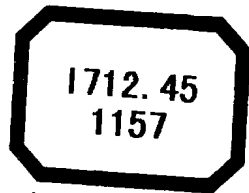
普拉姆·赛克斯——著
潘丽莹——译

看过《欲望都市》，
你还看什么？

想了解帕里斯·希尔顿的
日常生活吗？



1712.45
1157



[美]普拉姆·赛克斯——著
潘丽莹——译

公主
B.B.公主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B. B. 公主 / (美) 赛克斯 (Sykes, P.) 著; 潘丽莹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书名原文: Bergdorf Blondes
ISBN 978-7-208-08731-6

I. B… II. ①赛…②潘…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33887 号

策划编辑 王 蕾
责任编辑 白丽娜
装帧设计 蔡南升
版式设计 张 布



世纪文景

B. B. 公主

[美] 普拉姆·赛克斯
潘丽莹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插 页 2
字 数 154,000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08731-6 / I · 707
定 价 24.00 元

B. B. 公主是一类特别的人，你知道，风靡纽约。每个人都想成为 B. B. 公主，实际上那忒难了。你也许不会相信，要成为一个美丽迷人、淡金色头发、皮肤无瑕，同时过着美妙得无与伦比的生活的纽约女孩儿，得付出多少努力。说句实话，你一定要全力以赴，其困难程度相当于学习希伯来语或者戒烟。

从头说起。将头发染成恰当的颜色简直要人命。这都是由我最好的朋友茱莉·玻格朵芙掀起的潮流。她是彻头彻尾的纽约女孩儿，金发碧眼，纤瘦香艳，还是个百货商场的继承人，是这里最时尚有型的人物。听说她从高中起就在玻格朵芙的美发师爱丽儿那里染头发。显然，她将这个小秘密告诉了自己的 CK 品牌私人购物顾问，顾问又把这事儿传了出去。反正是风传茱莉每隔 13 天补染一次她的金发，于是一夜之间每个人都想要变成“13 日金发女郎”。头发还不能是黄色的，得是浅得近乎白色，就像肯尼迪总统的儿媳卡洛琳·贝塞特·肯尼迪那样。茱莉是标杆，她的发色让人崇拜，当然也贵得离谱。如果你能预约到爱丽儿为你服务的话，她要价

450 美元才给挑染头发，不过你显然约不着。

B. B. 公主总是无可避免地被人反复谈论。无论何时翻开报纸、杂志，总有文章是关于 B. B. 公主们最新爱看的浪漫电视剧或爱穿的礼服（现如今正是米索尼 [Missoni] 的流苏裙子）。不过，有时候关于自己和朋友们的八卦反而是最可靠的消息来源，尤其是在曼哈顿。我总是说，既然八卦可以告诉我更多关于我自己的真相，为什么我还要去相信自己呢？

好吧，据八卦说，我是在市内的香槟泡泡女孩儿之一——纽约是惟一意是否有女孩儿在市内的城市——如果你认为派对生活就是完美生活的话，我正这么完美着呢。我从不告诉别人这些，但有时候去派对之前我会照照镜子，看见的是活像从电影《冰血暴》（*Fargo*）中走出来的人。我听说几乎所有的曼哈顿女孩都在忍受这样催人老的状态，但她们从不承认，茱莉尤其如此，搞定一身装扮使她从来无法准时离开皮埃尔大酒店的公寓去参加任何需要她准时出席的场合。

每个人都觉得派对女孩式的生活是这儿最佳的生活方式。事实上，这种生活和工作加起来简直就是压榨人，但没人敢说出来，以免显得太知足。在纽约人人都只说“一切妙极了！”，即使他们都在吃“郁乐复”对抗他们的精神抑郁。不过在这里生活还是有许多好处的。你永远不会需要为一些“重要”的事情埋单，比如美甲或修足或挑染或烫发。坏处是这些免费赠品可能毁掉你的社交生活——相信我，假若你的皮肤科医生的孩子没能进入一流的私立高中，那他就会没日没夜地打电话盯着你。

举个具体的例子。上周二我去朋友米米位于六十三街和麦迪逊大道交界处的豪宅，参加她“超级随意”的婴儿赠礼派对。“只是姐妹们聚一聚。”她说。到了那里，每个宾客有三个服务员服侍，莱克星顿柏迪斯烘焙

坊 (Payard Patisserie) 买来的手工制作的粉色曲奇饼和法国馥颂 (Fau-chon) 的靴子形巧克力——就像就职典礼那么“随意”。没有人吃东西，这是纽约东区婴儿赠礼派对的标准礼节。我刚踏进门，手机就响了。

“喂？”我接起来。

“你需要挑染啦！”一个歇斯底里的声音叫唤着。是我的美发师，乔治。我约不着爱丽儿的时候才用乔治，不过几乎每次都是乔治，因为爱丽儿永远被茉莉给占了。

“你在亚利桑那州？”我问道。（我们用“亚利桑那州”来代替“戒毒所”。纽约很多美发师几乎每个月都得去趟亚利桑那州。）

“刚回来，”他回答，“你要是不把头发染成金色，你就会变成孤零零的女孩儿了。”他说到这儿还带着哭腔。

尽管你会认为作为一名美发师，乔治早该知道这些，但我还是得和他解释像我一样深色头发的女孩儿没办法变成金发碧眼。

“在纽约就行得通。”他哽咽着说。

最终，我不得不边参加在米米的图书馆里举办的婴儿拆礼典礼，边与乔治讨论瘾君子的性格类型，听他唠叨在戒毒所里学来的各种俏皮话，比如“我是想意思意思，但不能告诉你我是什么意思，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云云。乔治每次进戒毒所之后，说话就变得越来越嘟嘟囔囔。我个人认为如果美发师想要提出什么深刻见解，那就只能是关于头发这个主题的。不过至少没人觉得乔治的行为古怪，因为在纽约每个人都在社交场合接美容专家的电话。我很幸运，米米拆开我的那份礼物的时候我不在屋里，那礼物是一套比阿特丽克斯·波特写的儿童读物。她吓坏了，因为这一套比她读过的所有书都多。现在我知道为什么大多数姐妹们都在派对上

送法国蓬蓬特（Bonpoint）的童装而不是有争议的文学作品。

有时候美发师和他们的瘾头再加上那些派对和烫卷头发占用了太多的时间，感觉就成了你的工作，你完全无法专注于自己真正的事业。（我的确有这么一项真正的事业要考虑——要将来再考虑。）但这就是曼哈顿的情况。所有的事情都牵扯着你的精力，在你意识到之前你早已经夜夜笙歌，疯狂地工作并且秘密地用脱毛蜜蜡清除鼻毛，像所有人都做的那样。不久之后你就会开始怀疑要是你不修剪鼻毛的话你的整个世界都会支离破碎。

在我继续告诉你其他关于米米婴儿赠礼派对的八卦之前，以下是一些你可能想要知道的我的特性：

1. 能流利地说法语，当然是有时候。对于一些类似于“moi”（我）和“très”（太）的词，我说得很流利，因为它们刚好足够满足一个女孩儿所需。少数不厚道的人指出我这样不算是流利的法语，但我说，哦，这样很好，因为假如我说着一口完美流利的法语那就没人喜欢了，因为没人喜欢完美无缺的女孩儿，对吧？

2. 总是很关心别人的安乐。我指的是，如果有一位亿万富翁朋友邀请你乘坐他的私人飞机从纽约飞往巴黎，那么你在道德上有义务答应他。因为如此一来，原本你所乘的商业航班上，坐在你邻座的那个人就可以独占两个座位，对他们来说就是奢侈之旅了。并且在私人飞机上，累了就能到卧室里睡觉；而在美国航空 767 飞机上，我无论多么努力寻找，也从不曾找到一间卧室。所以，如果你的选择关乎别人的舒适，那还是选择乘坐私人飞机吧！

3. 很能忍耐。如果有女孩儿穿着上一季的马诺洛·伯拉尼克（Manolo Blahnik）细高跟鞋，我不会立刻和她断交。我指的是，也许一个穿着过

季高跟鞋的人性格非常和蔼可亲呢？（有一些纽约女孩儿非常冷酷无情，除非别人穿着下一季的时尚高跟鞋，否则她们都不正眼瞧人家！这有些太过分了。）

4. 具备常识。这个我很在行。如果这一天的活动只是在浪费你所有的精心打扮，那就必须要及时意识到这一点。

5. 以英语文学为专业。任何人都不敢相信像我这样一个着迷于克洛伊（Chloé）牛仔裤的女孩儿能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就读；在婴儿赠礼派对上我告诉一个女孩儿我上的大学时，她说：“哦，我的上帝啊！常春藤名校！你就像女的史蒂芬·霍金一样！”听着，像霍金那样有头脑的人永远不会疯狂地花 325 美元买一条 Chloé 牌牛仔裤，但我就是忍不住要买，就像大多数的纽约女孩儿也想买一样。我能够买得起标价 325 美元的牛仔裤是因为前面所提到的“事业”包括了为时尚杂志撰写文章，文章中鼓吹花 325 美元买来的牛仔裤能让买主高兴得飘飘然。（我曾经尝试过其他各种牌子的牛仔裤——Rogan, Seven, Earl, Juicy, Blue Cult 等等——但我还是最爱经典的品牌 Chloé，它所能带给你的感觉是别的牌子无法替代的。）另外，如果我不付房租就能省钱来支持我那些费钱的习惯——我经常不付佩里街公寓的房租，因为我的房东看起来喜欢我用另外的方式付他房租：比如让他来我这儿喝三份浓缩咖啡，那他就会给我百分之百的折扣。我总是说：不浪费，不会穷——这句老掉牙的英国谚语是在“二战”期间发明出来，为了让小孩咽下粗糙的全麦面包——当我说这句谚语时，我指的是，不要把钱浪费在房租上，尤其是这些钱本可以花在 Chloé 牛仔裤上的时候。

6. 准时。我每天都 10 点半起床，早 1 分钟也不行。

7. 节俭。就算你喜欢追求昂贵的品位，也仍然可以很节俭。这你可不

要告诉别人哦（因为有些女孩儿很嫉妒）：我几乎从不为我穿的衣服花钱。你瞧，纽约的时尚设计师们总喜欢把衣服免费赠送给别人。有时候我在想，那些天才时尚设计师们是不是真有点儿犯傻，就像很多吝啬的人说的那样。难道免费送出一一些本来可以卖大价钱的衣服不傻吗？不，这种“傻”其实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因为时尚设计师一类的人好像都拥有至少四座装饰华贵的豪宅（分别坐落于圣巴特、亚斯本、比亚利兹和巴黎），但那些买东西挣钱养家的“聪明人”却好像只拥有一座简单装修的房子。所以我坚持认为时尚设计师是天才：只有天才能够通过送出东西来挣钱。

总的说来，我可以放心地说，尽管面对着纽约的种种诱惑，我的价值观体系仍是完整的，并不像一些女孩儿，成了被宠坏的小公主。



说到公主，米米的派对上就有许多公园大道版的公主们。每个人都去了，除了——很奇怪的——茱莉，她们中最抢眼的公主。最美的女孩儿们都打扮成了325美元Chloé牛仔裤的外形。她们看起来都欣喜若狂。另一些女孩儿则用哈利·温斯顿（Harry Winston）牌的订婚戒指装扮自己。她们看起来，我只能用“容光焕发”来形容。乔琳·摩根、卡丽·菲利普斯（她戴的戒指最大，但那是因为她妈妈是温斯顿家族的人），还有开开·亚当斯也在戴戒指的行列。很快她们就远离派对人群，到米米的卧室里召开了一场“订婚戒指峰会”。米米的卧室大得简直可以容纳整个大学所有寝室的人。整个卧室用鸽子灰色的印花棉布装饰，甚至衣橱的内壁也有灰色衬垫包裹。当我终于处理好发型师乔治的问题并挂掉电话后，我便加入了戒指峰会的讨论。乔琳曾经订过两次婚，她曲线玲珑，金发白肤，崇拜名

模苏菲·达尔，因为据说她一生中从不晒日光浴。我在想，她如何确定现在这位最新的未婚夫就是她的真命天子呢？

“噢，很简单！我有一套全新的、很保险的挑选方法。如果你用挑选手提包的标准来挑选男人，我敢保证你一定能找到最适合你的！”她如此解释道。

乔琳的理论是，男人和手提包之间有着很多相同的美妙之处，比如最好的总是有人排着长队想得到。有些的排队时间是两周（比如大学男孩儿和 L. L. 比恩牌的大手提袋）；有些则是 3 年（比如有趣的男人和爱玛仕 [Hermès] 的鳄鱼皮铂金 [Birkin] 包）。并且，就算你在队列中排了整整三年，另一个比你更强的女人可能会插队，抢先得到。乔琳说你必须得把最最性感的男人或者手提包给藏起来，要不然你最好的朋友就会偷偷地借走。乔琳说，一个女孩儿如果少了这么一个包或者一个人，看起来就像造型不到位。

“……同理，一个女孩儿在找到真正适合她自己的未婚夫之前需要尝试几个不同风格的男人，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乔琳概括说。

也许以前我看错乔琳·摩根了：我曾经暗暗觉得她是纽约最肤浅的女孩儿，但现在看来她在处理情感关系上深藏不露。有时候参加婴儿赠礼派对前你预计到大概只会讨论剖腹产的好处（比如你可以选择孩子的出生日期），但派对结束后却发现你学到了很多人生哲理。我一到家，就给茱莉发了封电子邮件。

致：Julie Bergdorf@attglobal.com

来自：Moi@moi.com

标题：关于快乐

我刚从米米的婴儿赠礼派对回来。亲爱的，你在哪儿呢？乔琳、开开和卡丽都订婚了。今天下午我发现了 Chloé 牌牛仔褲和订婚戒指所带来的快乐有着显著区别。我指的是，你能想像到订婚能让一个人的皮肤变得多么好看吗？

茱莉·玻格朵芙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自从我在她妈妈住的皮埃尔大酒店（位于第五大道和六十一街街口）的转角阳台房间里遇到她起就一直是。当时她 11 岁，是百货公司女继承人。她的曾祖父创立了玻格朵芙·古德曼公司，在全美国建起连锁商店，这也就是为什么茱莉总是说她至少有 1 亿美元存在银行账户里，“一分钱也不多”，她这么形容。茱莉的大多数少年时光都如此度过：每天从斯宾塞学院放学后就到玻格朵芙百货商店去顺手牵羊。即使很多年前百货商店就卖给了内曼·马库斯公司，她还一直觉得玻格朵芙百货商店就是她的私人衣柜。她曾偷到的最美妙的东西是费伯奇（Fabergé）为叶卡捷琳娜女皇制作的一枚复活节彩蛋，外壳上镶嵌着红宝石装饰。茱莉为自己儿时的“兴趣爱好”找的借口是她“喜爱美好的事物。当一个‘一元连锁店’[Woolworth] 家族的小孩一定糟透了，因为他们只能偷厕所清洁剂之类的，但我却可以偷超级棒的东西，比如手工制作的童装皮手套”。

茱莉最喜欢的词就是糟透了和超级棒。茱莉曾说她希望世界上没有那些糟透了的事情，而我却对她说，如果世界上没有糟透了，那也不会有超级棒。必须要有糟透了来作为对比。她说，哦，就好像如果没有穷人也

没有富人；然后我说，嗯，其实我指的是，如果你整天都很快乐，那你怎么会知道你很快乐呢？她说，因为你一直就很快乐呀。我说，不，你必须经历不快乐才能知道快乐是什么。茱莉皱皱眉头说：“你是不是又开始读《纽约客》了？”茱莉认为《纽约客》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都是邪恶且无趣的，每个人都应改读《今日美国》报纸、改看 E! 娱乐时尚频道。

我们俩的母亲都是传统的费城白人女性，祖先是英国白人新教徒。她们俩从 70 年代起就成了最好的朋友。我在英格兰长大，因为我爸爸是英国人，并且妈妈认为英国的一切都“更好”。但妈妈也很操心，我没法儿在英国碰到百货公司女继承人并成为她的朋友。同时，茱莉的妈妈也觉得我可以成为教化她女儿更有文化的一股力量。于是两位母亲确保我和茱莉每年夏天都碰面，并送我们去康涅狄格州参加夏令营。我想她们大概不知道，当她们扔下我们去南塔克特的玻格朵芙庄园之后，我们立刻就会坐火车直接回纽约，这对我们来说其实很方便。

回到纽约，小茱莉和我便坐在皮埃尔大酒店，叫客房服务送来酒店招牌热橙子蛋糕配巧克力酱和槭枫糖浆。美国小女孩儿待在纽约可比待在英格兰有趣多了。像茱莉这样的纽约女孩儿备受宠爱，可以拥有单排轮溜冰鞋、冰刀鞋、化妆品，还有化妆师。她们还有常常不在身边的绝妙父母。茱莉从 13 岁起就对豪华服饰连锁店巴尼斯（Barneys）的结构了如指掌，并且已经在那里血拼购物。那时她已经是 B. B. 公主了，尽管当时我们还不知道。

感谢茱莉，那一年我回到英格兰，着迷于 *Vogue* 杂志和 MTV 音乐台，还有了一口进步许多的美国口音——我一遍遍地看电影《上流社会》（*High*

Society) 学来的。妈妈对此大惊小怪，说明这些改变真的很大。

我整日想着要移居纽约，把头发挑染得像茉莉一样漂亮。为了这个目的我求爸爸妈妈送我去美国念大学。你可别告诉别人，但我真的认为在成堆的代数、拉丁语、浪漫主义诗歌下面，真正敦促我前进取得那么好的成绩、进普林斯顿大学的，是只有在纽约才能做的氧气面膜。当我进入普林斯顿就读时，妈妈只能说，“你怎么能弃英崇美呢？为什么，为什么呀？”

很明显她不了解氧气面膜是什么东西。



后来我才了解茉莉没有参加米米的派对情有可原。她被逮捕了，原因是在玻格朵芙百货商店偷东西。那天下午很多人打电话来传播这条热门新闻，但我给她打电话却直接转到了语音信箱。我并不觉得奇怪，虽然茉莉曾对我发誓她接手自己的信托基金后就要改掉偷东西的习惯，但我知道她仅仅无聊 5 分钟，就会做出疯狂的事情来——偷东西。早上 7 点刚过，接到了茉莉的电话，我开始有点担心了。

“嘿，女人！这真有意思，我被逮了。你能出来接我吗？保我出去？我现在派我的司机去接你。”

45 分钟后，我到达了位于第五十一街的第十七管辖区，茉莉正坐在简陋的等候区，看起来时髦得要命。寒冷的 10 月，她穿着白色羊绒裤子，休闲的狐狸裘皮上衣，戴着巨大的太阳镜。作为一个 20 多岁的小姑娘，她看起来老练得可笑，但是所有公园大道的公主们都这样。一个爱慕她的警察正递给她一杯星巴克奶咖，显然是他出去为她买的。我在长凳上挨着茉莉坐下。

“茱莉，你疯了，”我说，“为什么又开始偷东西了？”

“因为，呃，我想要那个爱玛仕的包，你知道那个新推出的嫩粉色、带白色镶边的鸵鸟皮包吧？不能拥有它让我很伤心。”她说，一脸假装的无辜。

“那你为什么不买呢？你又不是买不起！”

“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到的！要预约登记等上3年，除非你是瑞尼·齐薇格这样的女明星，她还不一定能买到呢。我上次预约了粉蓝色的山羊皮包，等得我不耐烦。”

“但是茱莉，这是偷东西啊，而且你是在偷自己家的东西！”

“这不是很好嘛！”

“你还是得买东西。报纸上会传得沸沸扬扬的。”

“那不是更好？”

茱莉和我大概待了至少4小时，她的律师才现身告诉我们警察已经同意放弃指控了。律师告诉警察，茱莉一直是规规矩矩买东西的，但她在商店里从不付钱，账单会直接送到她的公寓去。所谓的偷东西只是她搞混了，令人尴尬。

茱莉对整件事非常开心。那天晚上她甚至有点不愿意离开看守所。很明显她喜欢成为警察们瞩目的焦点。她把欧文警探迷得神魂颠倒——他显然从逮捕她的那一分钟起就百分之百爱上她了——她甚至说服了警探允许她打电话叫来发型师和化妆师帮她打扮，拍摄犯罪记录大头照。我猜她把这照片当成时尚摄影是很明智的。因为，该照片在将来几年中会不断被复制。

被捕事件以后，媒体对茱莉有一点疯狂。次日早晨当她离开皮埃尔大

酒店（她爸爸很慷慨地为她租下了另一间转角阳台公寓）去健身房时，一群摄影师扑面而来。茱莉跑回房间打电话给我，哭着说：“噢，上帝呀！他们都来了！狗仔队，新闻媒体，而且他们拍了我的照片！呃！真是难对付！”

茱莉哭得歇斯底里，但这经常发生，所以没人会拨打 911 报警电话或者做什么出格的事。我告诉她没人会看那些照片的，看了也没人会第二天还记得发生了什么。真的，她登上大报小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不是为上了报纸而伤心，”她呜咽着，“是因为他们拍到我穿着绒布裤！我再也不能跑去麦迪逊大道和七十六街啦！你能来我这儿吗？”

茱莉偶尔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我想，嗯，幸好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她不是，我根本不会喜欢她。

我赶到她公寓后，管家直接带我到茱莉那里。发型师和化妆师在一旁待命，卧室里安静得可怕。卧室的墙壁是淡青玉色，是茱莉最喜欢的颜色。壁炉两旁有两个中国古董的珍珠贝母大箱子。包镶的雪橇床榻是茱莉的奶奶祖传的。床上还得铺好绣上茱莉的姓名首字母的淡秋香绿色丝绸床单，否则茱莉不肯睡在上面。我看见茱莉正在更衣室里疯狂地翻箱倒柜，涨红了脸。一面是她迅速把衣服翻出来扔在厚厚的白色地毯上堆积成山，一面是她的女仆把衣服再收拾进衣橱里，这样地毯上的那座小山就不增也不减。最终茱莉挖出一件低调的黑色香奈尔（Chanel）裙子，是她母亲的，搭配上低跟凉鞋和巨大的太阳镜。她的造型模仿卡洛琳·贝塞特·肯尼迪的风格，她一贯如此。1 个小时后，她吹了头发，打扮得美不胜收，大步走出皮埃尔大酒店，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给恭候已久的媒体记者作了访问，解释“混淆”事件。

那个周日，茱莉的绝美照片出现在了《纽约时报》时尚版的封面上，标题写着：美丽的玻格朵芙无罪。下面是一篇时尚评论员的文章。茱莉很兴奋。她爸爸也很兴奋。接下去的那个周一她打电话来说她收到了爸爸送的一刹古董手链，还有张字条写着：“谢谢我亲爱的女儿。”

“他很高兴？”我觉得奇怪。

“我太开心了，”茱莉说，“在爸爸眼里我以前从没这么好过。女继承人顺手牵羊的事成了百货商店最好的营销手段，销量直冲云霄，尤其是我戴的太阳镜。爸爸现在向董事会推荐让我做销售总监。我只希望这工作别太累人。”

自那以后，茱莉到哪儿都一定要到处拍照，整个过程都允许拍摄；她说，这是为了提升玻格朵芙家族的形象，也包括她自己的。她觉得这种宣传大大提升了她的自信，而且还帮她解决了很多问题——“问题”实际上是个时髦的词儿，用来指纽约人和洛杉矶人那些矫情的心理问题。

茱莉的“问题”是碧利斯 SPA 的前台接待不愿意给茱莉预约最好的脸部美容师西蒙内塔来做维 C 注射。茱莉的医生总是让她探寻“儿时的伤痛”作为心理问题的根源，比如每年圣诞节她父母都让她乘坐商务舱飞去瑞士格施塔德，但是别的孩子都乘头等舱。自然她就有了“食物问题”。不能吃番茄和小麦就是她尝试佩利肯医生的防皱食谱的时候养成的习惯。她觉得钱太多就是个问题，还有她的钱不像某些公园大道的 B. B. 公主们那么多又是个问题。以前她觉得自己是个犹太后裔新教徒白人女性是个问题，但是后来茱莉的心理咨询师告诉她女明星格温妮斯·帕特罗也备受这个问题困扰（因为她父亲是犹太裔，母亲是个新教徒白人女性），茱莉就康复了。这个问题解决以后，茱莉又有另一个问题。她的心理咨询师要为此

收取 250 美元的费用，但是这个信息其实茱莉买本 3.5 美元的《名利场》就能知道，而且那位心理咨询师就是从这本杂志上知道格温妮斯真正的家族起源的。要是任何人与茱莉意见有分歧，那就意味着他们有问题；要是心理咨询师与她意见相左，那么真正有心理问题的一定是那个心理咨询师。

我向茱莉建议，也许她的问题总有一天会解决的。她回答说，“上帝，我可不希望解决。如果我这么富有却没什么可担忧的，那就太没劲了。”她说，要是没有什么心理问题，“我就没性格了”。

不过幸好在纽约有点儿精神问题是件 très 时尚的事儿，也就是说我和茱莉都正合适。



你能想像到茱莉对我的电子邮件的反应吧，那封关于我们的 Chloé 牛仔裤快乐和乔琳、开开、卡丽的订婚戒指快乐之区别的邮件。几天后我们一起在桥斯饭店吃饭，那是苏立文街和好斯敦街街角处的超级不健康的一餐。茱莉穿了件特小号的曼德尔（J. Mendel）水貂皮上衣，显得过于华丽，因为每个人都为那衣服疯狂。公园大道的 B. B. 公主们在任何场合都打扮得过于华丽，甚至叫外卖也是。如果我也每周买那么多新衣服，我也会这么做。茱莉正为自己顺手牵羊事件的胜利洋洋得意，当我提到米米的派对时她马上柳眉轻皱。

“你要给我制造一个新问题吗？哟！你怎么能这样！太过分了！”她带着哭腔说。

“我怎么能怎样？”我边说边往银币铜锣烧上浇点儿槭枫糖浆。